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劄記外篇一百三十四條

○堯舜之禪也舜禹將無德之乎曰奚為而不德也為天下德之也如其身將湯德桀武德紂矣

○三王家天下始乎然而堯舜之前有之矣湯武征誅

始乎然而堯舜之前有之矣

○堯舜禹之禪受也湯武之征誅也伊尹之放君也箕子微子之降敵也周公之攝作也孔子之欲赴佛肸公山弗狃也唯聖人能為之賢者則弗許也比干之剖也伯夷之餓也賢者能為之聖人則弗必也

○盤庚賢主也雖然讀其文而知商治之衰與商俗之所由漓矣

○桀之惡不如紂煬之甚也亳人不桀惡是仇而䟽於

穡曰勤民哉可思已孥僇之誓毋乃以刑迫乎吾未見湯之無慙德也

○文王之安於囚也臣道也太公散宜生之以術啗紂也亦臣道也

○謂周成王之不如漢文也何也曰周公在矣而成不聖

○謂太甲之賢於成王也讀金縢凜乎惕矣以周公之聖而幾不免易曰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无咎者僅无咎

也

○周宣王中興之令君也而弗克終何居曰激衰而後圖治故也其於中也未純其於政也非學

○齊桓之霸也不以戰勝其猶有湯武之遺乎霸至文而衰矣宋襄之亟辱也楚莊之惜志也秦穆之不主盟也焉得五也昆吾大彭豕韋幾熙哉

○晉襄之墨縗也可以已於親乎其徼秦也可以已於德乎秦穆之再施晉也有容矣而不克終弗學也是故

能誓而不能無殉也

○太公之翦商易管仲之攘狄楚難太公之輔文武易管仲之輔桓難

○文也悼也晉之令君乎文創伯而優哉必也吾從悼

○季友之置牙後也以厚也其立孟氏何居周公復蔡不復管

○共世子之為共也或譏不逃曰其言盡之矣為吳太伯則可

○謂趙盾之不與謀吾弗知也謂許止之僅不嘗藥吾弗知也

○趙武賢卿也楚得偃然而狎主齊盟者則武罪也

○春秋之罪吳楚也不以夷故以王也如秉禮而翼周吾將從之矣六雄之自王則梁惠始也故梁惠者魁叛而浮夷者也

○三公子之好士也以自張也信陵之好士也以存魏也惡乎同魏為秦而疑信陵矣趙為秦而摧李牧矣唉

○荆卿之策下矣雖然燕亡不由也范睢之策工矣雖然秦王不由也

○乘廹為合攻隙為離其蘇張氏之揣摩乎聽蘇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張氏之解從六國自解也

○秦逆取而順守可得延乎曰有天道焉惡得延如其事也不土木不神仙不殘刑不黷兵不巡遊不棼詩書雖百祀可也

○淮陰之初說高也高密之初說光武也武鄉之初說

昭烈也若懸券而責之又若合契焉噫可謂才也已矣

○周法繁漢法簡繁則虛故易弱簡則實故久彊

○官之繁設也財之繁取也用之繁出也上下之繁相待也蓋至宋極矣漢簡於唐唐簡於宋明實酌之是以久而治也

○喪之日易月也昉文帝乎然而以詔天下也非為君也故文無不君而景有弗子

○景有三冤臣焉大夫錯丞相亞夫臨江王榮嗚呼文

德遠矣

○堅忍哉周亞夫也遇文而顯遇景而敗果任哉申屠嘉也遇文而伸遇景而屈

○君堯相禹稷契咎繇秦可唐虞也政斯而行周官者莽耳

○漢武之雄也其與慝俱茂乎漢武之罪民也而功後世蜀而南嶺而南吳會而南南者則何啻億兆哉千百祀而襲衣冠被教化者奚自也

○漢高疑神者也漢文性仁者也光武脩賢者也唐太宗飾聖者也宋藝似光武而文不足令主哉漢景之儉也宣之精也明之文也唐憲之鋭也武之斷也其失刻宋仁之寛也孝之至也抑亦其次矣

○君哉元孝文宇文武柴世完顔雍之賢而不與也曰偏曰閏曰促雖然功德懋矣

○趙宋之有周也其何以異於隋堅乎操之篡漢也亦延之矣裕之篡晉也則復之矣操悖而不臣裕至再弑

唉此其辱乎趙德乃長

○有以蜀取天下者漢高帝也以吳取天下者明高帝也一則乘彼之未定而用之一則以我之定而用之

○憲廟有聖政二曲從禮官言錢皇后得太廟一也追復景帝位號二也於乎不可復得矣

○諸葛亡而蜀亡非徒亡蜀也又亡魏何也諸葛沒而懿之智日練而望日重也慕本成矣

○宋懿祖之悖德暫也出於乘也太宗之悖德終也成

於積也太宗之攸也其宋或齊鸞之流乎宋法寬

○誅兄而不傷弟者周公也僇子而不傷慈者石碏也

廢父而不傷孝者托克托也

○晉之南渡斥石斥符斥姚斥慕容宋之南渡臣金臣

元矣宋以道學諸賢而繼唐魯不以孔子而長晉

○張承業不完人也然而完人矣其不受晉爵也不從

晉帝也其在文若之上乎

○友諒之雄彊也其在項籍李密下竇建德上乎亟敗

亟整其猶能振乎張士誠明玉珍自守虜耳然士誠之能得人也玉珍之能治國也亦足稱偏才矣

○察罕特穆爾而在明之憂哉雖然天之所廢誰能興之田豐既叛博囉特穆爾再犯闕而元之腹心腐矣奇后太子再疑庫庫而元之四肢痺矣故夫田豐博囉者元之賊而我明之勳臣也奇后太子者元之戚而我明之閒臣也

○謂中山王之賢三代而下鮮比也其用兵也整而簡

武而不殘其居功也安其事上也共其藏身也哲蓋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合而為一者也於乎休哉李韓公之功大矣而不終也其人非反者也不善避功也劉誠意之功大矣而報輕也以術合者也非以天下大筴合也

○諸葛武侯之後得大將二人焉曰唐太師汾陽郭忠武王子儀明太傅中山武寧王達中山之易也在乘創也汾陽之難也在振衰也然而亦各有難易焉汾陽之

難在庸主也其易亦在庸主也中山之易在英主也其難亦在英主也

○問大將曰中山其全矣常開平李岐陽傅頴公之勇沐西平之靖張定興之重其庶幾哉問大臣曰不知也毋已于肅愍之任王端毅之直劉忠宣之篤乎

○壬午之難有功而無愧色者一人焉曰鐵司馬鉉已巳之難有功而無愧色者一人焉曰于司馬謙其人才同也忠同也酷禍同也

○漢庶人之叛也楊文敏之賛上親征國事幾失矣其還師欲襲趙也非楊文貞之力止國恩幾失矣雖然吾猶以文貞之功大於文敏焉

○己巳之役不急奉迎太上為景帝疵乎不知太上所以得速還者由不急迎也特不可為訓耳天位不再社稷為重君為輕千載而下能幾周公哉南城之奉養不以禮則非也易儲君心也相職也于肅愍一本兵耳夫不録其再造之功而以易儲罪肅愍何其忍也

○有君德而好文多藝者唐文皇魏孝文也有君才而好文多藝者漢魏梁三武也無君德而好文多藝者漢靈隋煬宋徽也無君才而好文多藝者李煜也文藝為累不為益

○莽之詐也溫之攸也敬瑭之鄙也雖得天下恥弗洗也

○高貴鄉公之賢少康也君子悲其志焉雖然成濟之禍成矣安樂公之不思蜀也無弗嗤者雖然其牖下矣

○晉元之孱也而中興唐高之懦也而創業寧非天乎

○項羽之不僇太公也符堅之不殺慕容垂也寧非天乎雖然有君德焉

○堅之敗也大舉而不分晉得併力矣身在行無後拯矣鮮卑主而氐客失要害矣惜乎其不為聰虎之及身也

○桓玄篡而不弑裕得借以滅玄自後無不弑矣雖然寧為玄也不為裕也符堅不僇敵君而亡唐高僇敵君而興雖然吾與堅也不與高也

○文其治者疇易唐太宗哉推刄同氣猶有諉曰剠膚也刺王姬之媵是亦不可以已乎

○劉彧蕭鸞蕭繹其天之戾沴鍾乎裕之殲晉宗也道成之殲宋宗也若循環然衍寛齊而子弟魚肉之幾無報矣然猶昌於唐也

○晉之欲平中原也相會稽將褚裒殷浩宋之將義恭也梁之將宏也抑何異縱梟而獵兎也危哉危哉

○隋文之逆取周而順取陳也猶知有將相焉相高熲

而治將楊素賀弼韓擒虎而強惜乎不良於子也始而政任之不勝悬而傷義終而辟齊之不勝法而傷仁

○身覇有國而身失之者凡幾曰莽曰曜曰堅曰衍曰存勗身治而身亂之者凡幾曰秦始曰漢武曰唐玄此豈其才不足耶一念之敬而才為與資矣一念之怠而才為敗資矣

○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之雄也重在全身員勇勝智蠡智勝勇

○蠡也仲連也張良也其所解之機同也蠡跡卑而用神連跡遠而用奇良跡近而用巧

○魯仲連有儀秦之材而近道者也彼其智不欲以富貴害生也又不欲以生掩名時見勝溺寡取勝蠡彼黃綺者豈其徒哉

○桀紂身亡國者也赧獻而後吾悲之矣玄德所以痛恨於桓靈也夫釀天下之亂者必不死天下之事者也死天下之事者必不與於享天下之奉者也惟相亦然

○或問材曰漢問漢材曰蕭侯何留侯良淮陰侯信博陸侯光武鄉侯亮何也入而能出大亟而不摇不賞而能完非材其孰成之良之伸志也善因幾也孫吴有待信無待信也神于兵者也夫承武而不土崩也居廢立而不人猜也噫吁光可以想矣忠信權惠信敵公信讐武鄉其最乎漢而後蔑矣

○漢可以托孤寄命者周亞夫哉霍光恭亞夫倨光容亞夫跡所以殊也若勃則亞夫下矣彼丙魏者小才也

德則丙勝

○項氏之坑秦也僇嬰也天其仲六國乎雖然不可以訓

○信越叛乎曰惡呂氏之誅也承帝意也夫二臣者非人臣之材而不能君也其弗獲令終也宜哉

○班氏之傳循吏也不及趙韓其猶得先王之意乎

○龍德而隱管寧氏近之鳳凰翔於千仞兮黃憲氏近之

○漢魏之際吾得三人焉曰諸葛孔明管幼安范承明孔明以身殉道者也幼安以道存身者也承明以身存道者也為幼安易為孔明難為承明易而難

○叔度之淵淳幾於德矣乏立言焉馬融氏之言奚裨德也

○冦河内之讓也少巽藺矣貫膠東之平也則大愧廉焉非帝其誰能鮮

○敏濟務寛容衆智謀身三者備矣義不足而卒大棄

之其孔光乎胡廣乎華歆乎褚淵馮道乎嘻

○東方朔阮籍其善處難者乎旣弗能避又弗能浼曷不龍躍鴻矯哉雖然哲於文舉叔夜矣故夷章莫如巧藏巧藏莫如神藏

○堯之言共工也爲莽貌也孔子言少正卯也爲安石貌也莽不相人以工於臣也安石不相人以工於儒也噫

○西京之事功幾利矣然而爲君也東京之節義幾道

矣然而自為也宋人之自為也甚於為君

○甚矣宦寺之不易勝也陳竇不勝而家族袁紹勝之而國遂亡訓注不勝而家族崔胤勝之而國遂亡故夫創業之主之貴始也

○蔡邕氏之才節而不令終也非一念之畏為之乎與其死於殉卓也毋寧死於拒卓也

○羊叔子有君子之德四焉曰慈曰信曰廉曰讓雖然其為晉謀䣕革之際也有中慝矣

○嵇侍中温平南偏於忠者也王元公劉太保偏於孝者也元公其猶庶幾矣

○嵇侍中之所以不如王偉元也俱讐先而君後也讐為君者也非君為讐者也

○司馬孚若優於馮道乎猶知有恥焉雖然襲其享逃其跡陰其行陽其名是不如朱全昱之樸也

○晉渡江微而立其文獻公之力乎危而安其文靖公之力乎文靖易文獻難雖然運之有草也必不能以身

殉也

○始興養亂而庾亮決之會稽養亂而元顯決之不養不滋不決不潰

○謂陶太尉之忠似孔明吾不知也潔於祖逖而武不及治於譙王而節不及敦革晉其方岳矣

○安之量而才不玄也玄之才而量不安也合矣而功不大就何也志不足帥氣

○操也裕也幾於混矣而功不就或曰遲暮也或曰遇

敵將也皆非也志在内不在外

○被逆名而大有可憫者其蕭綜乎吾為之思其處而不可得也彼梁武父也亦父仇也東昏父也而疑奈何

○爾朱榮之雄武也幾於項氏乎歡材不及榮而術過之是以成也泰材不及歡而法過之是以久也

○事有不幸而遘其變者其事已矣然而甚難言也宋高宗是也臣讐而忘君父之難非也急讐而廹二帝以死者假手僇君父者也又非也

○鄧高密其材不及識也有大臣之度焉彬幾之乎材
則愈下
○王魏之政事文皇也徵有委焉有高祖在不純之乎
臣也王之先謫也不與難也宋儒乃以順逆劣之而優
管氏毋乃不可乎
○甚矣王琚之才之似王晞也晞稍弱知止而存琚稍
雄不知止而殆
○姚崇李泌才相似也崇體近實泌用近玄狄仁傑宋

璟器相似也仁傑近圓璟則方陸贄李絳識相似也贄達絳遂杜黄裳裴度畧相似也黄裳近疎度近容

○楊國忠之明安氏反幾矣王叔文李訓崔胤之攻宦官果矣王安石之變法大矣韓侂胄之復讐正矣公其事私其心卒致敗焉

○東海王疆寧王憲所謂以天下讓非耶夫如是奚而喪

○王忠嗣而無死其中興之元績乎光弼知將而不知

臣真卿知臣而不知將知將而知臣者郭汾陽也知臣而知將者張睢陽也

○謂子儀武不如光弼也賢之其以終乎度之畧不如德裕也賢之其以衷乎合衷與終而定人

○燧之與晟也功陽爚也人薰猶也然而同厥終焉德于是乎不聰

○李西平之難不難於復京城難於介泚懐光之間而孤軍不屈也盖見才節焉

○中興之臣吾必推郭汾陽李西平然至戡定之年俱且六十矣使其早亡一邊鎮虞候而已爾神策小將而已爾甚哉才之未易識也

○宋氏之業之永也基自周世宗哉趙普憸人也文不如德裕而才埒之雖然宋不五季者誰庸也誰謂旦賢欽若謂也進而旦長之吾無取焉耳

○讀唐史至五王之復唐也曰大哉績乎雖然有遺憾矣夫武氏者社稷首誅人也唐臣不共天故立宗室磔

臯曌殲厥宗出中脅而王之帝治而弗宗於廟也上也即帝中矣居曌於上陽而族武弗使嗣也次也名曰翼皇嗣吾故知其弗盡討也

○張睢陽之才也而處於必不支也文信公之忠也而處於必不振也噫豈人為之

○天之報方進以義也報素以玄感也報世勣以敬業也巧矣其若合契也雖然義也敬業也不良於人而良於事

○問宋臣曰李文靖之遠王沂公之公韓魏公之重范文正公之廓司馬文正公之篤庶幾爾

○程正叔之貴沆也韓魏公之貴魯也貴沆為其識遠也貴魯為其器大也然而為沆易為魯難

○宋臣之於遷也率數讓而後就脞冗弗恤也如其不堪不就可也如其就一讓可也故夫以勢要君者卓操也以名要君者宋臣也

○狡矣夫夷簡之筴也以西帥而收公於仲淹成則掠

之敗則加辟焉仲淹之懼然非心懼然也其子知之矣歐陽氏何文奸哉

○問洛黨蜀黨曰朝吉朝而夕聞父母喪也將不哭乎豈不曰餘樂未忘哉甚矣洛之拘也然而為蜀也蕩其失則俱曰好勝

○安石光才相等也行相高也聲相慕也一以亂一以治故術不可不慎也

○寇萊公之才之似李衛公也李稍密韓魏公之器之

似裴晉公也裴稍巧

○趙韓王之達也而不勝險寇萊公之敏也而不勝躁王文正之容也而不勝弱富韓公之果也而不勝禍才難不其然乎

○安石非姦人也然而誤國之罪重程氏以舊而寬之朱氏從而與之蘇軾非純儒也然而無失節程氏以異而讐之朱氏從而抨之

○啟外釁自王黼童貫始也耗中國蠹帝心則自蔡京

始也故自宣靖禍者京為首黼貫次之

○秦白起死無李牧敵矣用趙郭開而趙舉金尼瑪哈死無岳飛敵矣用宋秦檜而宋降宋文之為魏僇檀道濟也齊緯之為周僇斛律光也唐莊之為明宗僇郭崇韜也噫

○南渡而後宋岌岌乎危於晉矣然有人焉綱浚鼎治內飛世忠錡玠治外然而一檜足以勝之是故貫似道之誤國可罪也謂宋尚可以支元則非也君子是以惡

檜而恨高也

○問李綱張浚趙鼎忠乎曰忠矣然而綱之失愎浚之失躁鼎之失闇也靖康之初不失汴也綱也其再失汴也桌之狃綱也江左之得為江左鼎與浚也江左之不得為中原亦鼎與浚也浚氣强鼎氣弱浚過多鼎過少

○能見而能不見者吾得一人曰曾仲連其為人也名不違身能遂而能完者吾得一人曰龔壯其為人

也孝不違忠

○二陳之相器相材畧相似也康伯宏俊卿亮

○虞允文之材逾於浚其氣則不如也

○察罕之忠庶乎岳飛矣武則同而功過之庫庫之

中沮也失在太子其終為純臣也遺教在父

○漢之後非漢後而稱漢以殘晉曰劉淵氏唐之後非

唐後而稱唐以滅梁者曰李存勗氏宋之後非宋後而

稱宋以亂元者曰韓林兒氏亦巧矣

○李文達之讓王忠肅朱撫寧之讓郭定襄其猶知有國乎薛文清之叅退吳聘君之辭秩其猶知有幾乎文清賢者也聘君篤行君子也其俱不足以有爲於世明也文清而不去且伴食矣聘君而不辭且株累矣

○劉博野非君子也其去乃以不封張氏周陽曲君子也其出乃以墙東元力陳師召悶悶者也獨持不弔閹直倪舜咨表表者也送閹人賜喪人固有不可必者也

○大臣者吾必以王端毅爲巨擘焉次則劉忠宣孜孜

為國知無不言者王端毅也孜孜為國知無不為者劉忠宣也雖然吾不難二公難時之容二公者也

○赫哉太祖之聖也而臣不稱盖有將無相矣李韓公一時之才也而學不足劉文成可以將相矣而量不足

○楊文貞之雅也與文定之敦也商文毅之定也劉文靖之質也所謂守文相也楊文敏李文達之練也楊文忠之果也幾能濟時矣

○王端毅之在銓也其猶麟鳳乎于肅愍之在樞也庶

幾蛟龍矣麟鳳天下望而知其瑞蛟龍天下望而思其澤

○明之初興也能為勁者惟陳友諒庫庫乎其下友諒也得之速非我速也彼失之速也其破庫庫也得之緩非我緩也彼失之緩也

○問新建伯之功曰不在難而在速稍遲則建業下矣又稍遲六師接而江許可購下矣茲其所以偉也

○人主無再元無封禪無上尊號其聖人之共訓乎后氏無臨朝外戚無與國政其聖人之義訓乎君不匹婺

翁主不移醮其聖人之禮訓乎噫雖三代何以加焉

○漢失之刻唐失之亂宋失之弱

○漢高之功勝湯武矣跡又勝之唐文之功功湯武唐文之跡跡湯武矣孟子重則伯夷輕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一至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楊愈柳

#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 說部

### 左逸三十條

嶧陽之梧爨樵者窮其根獲石篋焉以為伏藏物也出之有竹簡漆書古文即左氏傳讀之中有小牴牾者凡三十五則余得而録之或曰其指正正

非左氏指也或曰秦漢人所傳而托也余不能辨

聊以辭而已

桓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始公與諸侯圍鄭也即鄭門門馬昭公懇使子人私於衛侯曰惟是魯君之首禍鄭以脩郎之怨也宋君之左右出子也則惟雍氏宗之孽不虞君之儼然辱臨之也敢請衛侯曰忽何故入對曰寡君之為太子也寔先君之嫡以請於天子有成命矣

不腆撫軍而執役於齊以扞掫北戎大勛是建出子挾宋而奸之國人之望寡君如望歲焉何以不入衛侯曰是非寡人之所專也二君志也曰魯宋何厭之有魯志翬也宋志督也已憯之不悔而日勤師以求無君之國而黨之即天子不能無旦夕誅君胡翼焉即寡君孱不能圉其芻牧之邑而以歸君君且歸魯管之役我克宋郜防而魯以班取之又弗德也魯安能德君衛侯乃辭於師以疾而歸公亦歸

莊七年夏恒星不見夜明也巫季陽曰日没西也没而光其西方有聖人乎史逸曰不然是中國之徵也而在下夫夜下象也夜明日之餘也其夏殷之後乎代於時為映更二甲子乃晦乎二甲子中國有聖人日不没矣閔公二年公子慶父縊謚之曰共仲而兆以僇告也仲孫湫聞之曰異乎季子之為政也刑莫侈於弑逆淫莫醜於奸上慶父三年而再行之而又通君之室以希得國魯有司冦將誰辟焉慶父而後誰無後者且莊公之

二子庸辜乎周之元公其制辟曰絶管蔡蔡明有差也
孟叔同立叔實恥之作法於凉其季子乎是夫也得世
無魯矣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潰蔡侯逃於墓使其大夫考父
請曰亡人不佞不能事盟主以辱君之玉趾又儼然勞
諸侯之師不佞寔懇辟不敢以介見又弗獲改服從諸
大夫朝歸死於先仲之壠不佞王邮受賦弗敢稽也盟
府之好聘兵役弗敢後也亡人齋沐剪髮以俟大僇君

用之先仲誓弗載祀唯命其幸以先仲故赦而夷之附庸君之惠也非所覬也齊侯欲弗許管仲曰許之君為盟主而脩牀笫之恚以勤諸侯必終其快剪滅惟城毋乃不可乎請伐楚詩云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言徙義也君以恚興戎而以義救之又何惜焉乃復蔡侯

齊侯伐宋圍緡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國子曰不可棄恩不仁乘弱不義昔五孽爭亂君實不勝挫越於外宋君無忘先君而率諸侯以靖我阽危敉寧撫有東國君寔

不能光昭先君之令德嗣主齊盟夾輔王室而啓戎夏之長心以力競哃昔我先君之有討於荆也我握其臂宋持其指君令伐宋楚為之勁我為之掎不佞唯宋不以執逆而遣一介之使來勞曰寡君孱不善師中楚以為大國羞君屈玉趾跋履儆郊庶幾念獻之微而脩先桓公業用還集我乎將無廋辭以困行人公不聽君子以是知齊德之不競也

僖公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丙子鄭文夫人芊氏姜

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丁丑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二姬以歸明年秋楚成得臣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叔伯退而歎曰異哉夫子之為楚也泓之役君王幸以狡勝宋而夸之同盟又掩其二息而無別宗是必不得諸侯夫子不諫而令又誘楚以快子

王君以汰失之而臣以愎復之必敗夫子實敗楚而欲他諉也得身為幸

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王若曰叔父惟乃顯祖文侯翼相我先生輯敉在播用渥厥錫奕世光輔時上帝弗厭我先王永綏繩繩亦逮爾股肱叔父爾惟裕少習於艱礪乃智蔵乃勇若羣僕暬御罔不乂俊於予余小子弗惇弗習於內寔隕越幾向唯叔父是怙贔屭不搖臣妾其還衛熊氏陸梁漢江蠹啗

諸姬余小子弗武弗克豫外以勤我叔父敦厥胄甲鍪
厥軜翦停纍纍靡扞不誅於乎天奪舅氏余小子日𩲡
𩲡弗恬即於次叔父爾寔大奠我甸荒昆從姻戚友邦
冢君大夫咸若度汝克纘文武載益光于前烈王曰叔
父其歸視師柔遠能邇用賚爾大輅一戎輅一騂服具
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往哉
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無怠成無改食天嗣惠
難老余一人永孚于休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

稽首奉揚天子之休命
王受魯侯𣪘王為衛請晉侯曰昔越我先王二叔不咸
夾煽亡燼維周伯考周公大振文武之業僇管蔡蔡以
靖王室施於九夷九夷率從余一人不德不能輯寧宗
族厥有衛鄭棄盟府之好而有二心以服事荆寔賴我
伯父丕揚周公之烈剪劉荆人伏竄箐棘聾鄭之罪歸
於京師告用於廟余小子罔敢恫怨法亦罔敢赦魯之
宗臣以故職請曰蔡叔怨艾改行周公寔復封之傳國

至今予弗克専鄭在深室徂寒越暑㝠於昏旦曰康叔之德只以三餟食其速誅之以比於鮮唯伯父稍薄其從蔡而復之亦唯伯父晉侯稽首曰君王幸赦衛鄭以輯全衛重耳之願也敢不唯命

秦伯塟穆公當從死者百七十有七人子輿氏之三良與焉孟明諫曰不可我先君之御秦也其治命寔多君不之好而唯亂是用殉塟禮之叛也殉良國之疵也王官之役晉人盖日夜西首焉以伺吾國君羮而示之疵

毋拾釁乎我得由余戎自削矣以良為殉去戎幾何先君之覇也定王室恤同盟攘土受胙再造國君史足書矣而終之以凶德無已其老臣哉日余再辱秦師先君再拔之死也曰而餘身也無以稱報王官一矣請殉為再秦伯曰子輿氏先君之志也而先武公之故也子為生者可也孟明退而不食七日卒

齊侯朝於晉賓媚人相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賓媚人曰日大夫以晉君之

命徵敝邑寡君恐不敢愛牢醴以饗從者匹於單劉惟是一二邑臣不能勅内人以干大夫寡君寔無所與聞大夫唯已愧之雪而舉晉殉之以天之降罰齊而使青人之骨暴於聲亦豈無一二晉殤先文公之有討於曹也脩浴薄之郄而終宥之大夫其遂宥齊而光先文公之德以寛諸侯夫誰不服如其咲也九達之莊人盡誅乎郤子不能對君子曰郤氏之後殆哉夫驕德之敗也驕匹夫不可而况國君乎哉兵以逞忿忿以成欲其尤

未也則先成子之恭乎
范武子謂趙宣孟曰亡人也辱夫子之收之不敢以間
請也晉為盟主吾子寔執大政以光輔社稷城濮之戰
我先君僅一得志於楚無以聲之曰楚為不道蠶食庶
邦商臣弒頵而子不以間率諸侯僇楚楚猶外也宋弒
杵臼子不親討而以委中行氏齊弒商人子又赦之子
為正卿曲庇巨憝疇敢式焉夏將狄矣曰君不勝民吾
焉能奪之且有周之司寇在士季退曰唶夫子能行之

且忍之矣

宣公十五年晉敗赤狄於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桓子之老無詭曰士伯之賞信也抑夫子其辭之夫邲之役不能盡援其長者以歸今之有事於狄者皆其孤也其處者則又袖手夫子其盡以邲請命於君曰君幸毋僇敢蒙賞乎不然請以是為弔喪察傷訾夫君行溢臣行節禮也詩云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君之溢也書云伯拜稽首讓於夔龍臣之

節也桓子不能用其明年卒

諸將攻屠岸賈於司寇之署且命之曰國有大典女實擅之以剪僇勲賢而滅其祀君以為討岸賈再拜稽首曰諸大夫脩成季之德而過督臣也則既聞命先公不能事臣室而罹於難用棄羣臣誰之為也既殄其身又汚之謚故臣旦夕疾首焉以君之命持司寇爰書以討而謂之擅也其誰不擅諸大夫亦唯私是競以亂角亂將奚請焉君行及矣伏劍而死

晉侯使呂相絶秦云云秦伯使大夫成差報曰君脩怨於敝邑而儼然勞諸侯之御又辱先命之寡君無所逃罪不腆敝賦詰朝相見也唯是二三臣受事於先君之老不敢匿敬布腹心昔我穆公念獻公婚姻之好以内惠公許遺我列城五朝濟夕設版焉穆公如忘輸粟自雍及絳相屬秦饑晉閉之糴我穆公豈敢以施責唯妖夢是踐于是乎有韓之師天棄惠公以兵見也穆公釋縲而饋之七牢俾復有晉國是我再造於惠也惠公即

世唯是文公亡人纍纍我穆公擐甲冑以從晉之卿大夫呂郤之難文公潛竄其國戡而後返寢門窐皇寔唯我紀綱之僕是我又再造於文也虞夏商周之胤謂穆公之無利晉而袵席之是以來朝則豈敢忘晉德我穆公師河上均納王文公詐而郤師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寔擅之如無穆公城濮之役秦之龍盾虎韔悉用輔行晉是以大破楚鄭棄叔詹之命文公以私討豈其辱秦之疆埸而誣我先君穆公之終怒鄭則文之為也趙

乘三百毋毛髮之累侯人襄公乖然背文公之好不以
饑館逆而以兵掩使我骨暴崤函之間我是以有王官
之師穆公之事三君皆不克終終豈在秦襄公即世諸
大夫來言曰請立公子雍治命也一二耆老謂我康公
毋為晉德晉以怨報康公思纂穆文之故披星戴炎以
赴晉諸大夫利幼君而陰敗盟我是以有令狐之師使
我康公寔愧於一二耆老晉又乘我康公之埸而徼白
狄踐我場苗鹵剽我人民瀦夷我城隍屬先君景公有

膏肓之恙頹醫於我寡君寡君齊穆公三日而遣緩也
曰其疆埸之吏不能布大好君則何怨穆公之享於鈞
天為晉君請甥舅哉君立而寡君喜可知也庶其赦我
乎君又裹甲於河東而誘盟我寡君是以不能涉河猶
命顆秦教歃血在口而勞諸侯之成師以臨寡君君來
言曰白狄而仇也以而之賜命討而有二心於狄曰晉
將伐女狄既余仇將以間止君師也君信之楚為封豕
長蛇欲㴷晉於關我肆其浮詛君又信之抑君以為兵

端既不獲受命矣敢告文襄靈景唯晉四君狎主齊盟
惠逮來裔誰之功也且稱君盟以藩王室無受誓雒京
南辱郟不報坐齋以譏執事甚輕甘心焉使之盡東其
畝君唯力是競而獨辭我寡君寡君敬受辭剪棘夷道
以延君之軏車唯命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
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
及於難范氏之福也祝宗退曰異哉夫子所謂將社稷

奚賴焉國有六卿子列在二中軍之良厥猶將之且以先武子之德只細大咸矚將子是靖子辟其難而戕其身以族免也則不曰晉國之祿食者幾何君子之愛身也以存社稷也其捐身也亦唯社稷是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子視一人之阽危而先辟之不可謂忠將身之不保不可謂智君子曰祝宗之言信也雖然欒之逆也郤之眯也抑亦可免夫

楚子伐宋宋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樂嬰齊曰異哉大夫之見而以君削也君失諸侯在此言矣目嬰齊受命於寡君寡君齋三日而遣之曰楚為無道蔑視宋寔以國之辱辱及盟主僇其下介以干楚師維是鏃矢及帷鞞鐸摧雉士均粟女職編旦夕所不即死

堅待盟主之救晉師苟出而以先微子之社稷共楚者有如日晉師苟不出而以先微子之社稷餌楚者有如日寡君之孱臣元寔與言之抑郯之役晉之戎車大倍𦿹楚鄢子弗克用命淪於顛隮則豈唯天之咎今復棄宋宋折而楚鄭先之衛魯茅靡也從齊以披秦為陰構悉率諸宗挾彊以北嚮是用詢將晉之大勲是墜唯君與二三卿圖之詩云子不我好豈無他人請從死矣有以報寡君晉侯曰善乃治師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子産私於范宣子曰僑聞之先王
之待遷臣也留之弗可則尊之懼有侵也先之所往無
使窮也三年而後收田禄里居異其反也盈也非有大
故以先人之汰遺孽晉不能即誅以遺諸侯而又窮之
僑竊惑焉亦不曰有先大夫書之勲未斬宣子曰寡君
之有討於盈也寔書之為匠麗氏之役也至於今未雪
也黶又濟水焉伐秦獨東其馬首以狃師使寡君不獲
志於秦以慚諸侯寡君之命曰凡獲罪於余者無共國

獲罪於先君之社稷者無共天子產退曰盈必亂晉失
盟主殆此昉矣脩書之罪則既赦於先君且無辱羣臣
以虞中行氏脩黶之汰汰罪微也罪人不挐古之訓也
范氏其為欒乎女慝不察男怨是狥任讒棄戚肆忿淫
志其猶以武子文子之澤也再世而已
秦后子奔晉以翠旍之復陶鞶鑑璧珥甲父之鼎私於
趙文子曰鍼也不能事其兄以即盟主其不以就大僇
而使之朝夕飱焉唯吾子是賴與先君蜚䖟之好是庇

鍼也敢徼福於先君以事夫子趙文子辭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而拜曰我寡君以公子之辱臨而不鄙也日夜飭郎傳馬武不敏獲肩列大幸毋以内臣而有異交精白一心夙夜匪懈唯君是媢武之志也吾子籲念先君而賄痗武即不肖敢蔑忘其先而賄之愛后子悔曰鍼之待夫子淺矣宜其及也

宋之盟叔向歸而有德色祁奚曰異哉肦也吾聞之先王之於夷也德兼之霸者之於夷也力外之未聞其柔

之也召陵之役齊桓大張其兵辭楚懾而後成伯也是則仲父之教也城濮之役辭不足矣劉之兵楚劓而後成伯也是則先成季之教也楚雖強為莊若穆寔不得志於諸侯而以求晉晉為盟主倏棄諸侯倒阿授之毋乃逆損乎肸佐上卿不預其筭喝懾衷甲陽辭以誘南冠之臣偃然歃先小國尸盟固若是乎物不兩大楚既先之則主之矣晉既不能大寛諸侯之力聘朝饗助日歲孳孳焉又令楚得役之是重困也安在息民楚為封

豕貪婪無厭輕重異供薄厚生怨爭未艾也安在弭兵六君之衡一旦失之猶以為多何所非績晉侯耄而厭武上卿是籍寧無先文君之討肹也及身而已後其殆哉叔向聞之愧三日不出曰吾知罪矣夫子再生我者也

晉人執仲幾歸京師王使大夫弘誥之曰昔在商王自絕於天暴棄兆民我先王以為討拂逆衆怏弗斬其裔封之舊都佐以懿親又包藏其禍心以謀我先王既正

其罰又曲霈之爰擇明賢唯桓圭土田九命是錫世世子孫稱上公於周室天降災予一人以憂難堞盟主糾庇諸侯以共事而女敖然曰余客也且有滕薛郳為役女之宮郊向遂寧不唯王之土其卿士僕妾隷圜市莽寧不唯王之臣余一人不德不能撫有宋宋以枝辭而有滕薛郳國無小其相為役乎先王之令諸侯曰毋倍上毋陵小女一舉而賊之余一人將奚賴焉女即司寇毋廷女主以干天討仲幾不能對乃囚之

吳季子使還而過魯叔孫穆子曰美哉先太伯之讓也而吾子幾之雖然豹也竊有惑焉太王之志也授季逮文爰發周邦其命維新葢卅載而天下謐如也子之諸兄日尋兵於楚以勞其民今聞其嗣抑又甚焉子守曲節而不唯先君之志是體以綏輯兩國而好之太伯之讓也其承親而靖亂也承親孝也靖亂仁也仁孝合之為義吾子違親而亂是用釀毋乃不可乎季子謝曰微吾子之藥石札也則不聞斯言札也不才唯顛越是懼

敢多讓乎

齊侯乘欒氏之亂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趙勝以師來追曰以寡君之不穀嘗從君於盟所口血寔未乾而君儼然師臨之也何故欒氏為逆則豈惟寡君惡之方藉君之威靈以為僇君右叛臣而背盟主不寧敝邑之雕甲朽戈從君於劇不敢辟齊侯使崔杼荅曰昔我桓公大協諸侯以藩王室天子藉之錫主齊盟女先君之不度而競

於力盟是用狎代諸侯之子女玉帛干櫛絲枲酏粉女世鬻食不以為厭女亡臣克脩婦人之孽而逞師於我又為嫚辭而辱及余之先子即一二孥稚不敢忘女勒我行人使從諸大夫曰必以類又強諸大夫而歃之天子命我先君曰伯舅女率太師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先君用是以舊履而有討於魯女又昵魯之奸言而興羣戎以賊我邦京茲剪雍門之荻焚廬舍雞原穫寡君弱不能遏其遺孤其遺孤日夜西嚮厲刄曰必闵晉

死不敢辟今天旣奪女魄而誘其君臣之衷以睽間也寡君敢不順以天命討大夫以軍若城降者寡君之命車無所愛亡臣偃不若命軍還而瘍發目弗獲瞑諸大夫所習聞也趙勝曰齊侯必亡犯上侮强助逆誣帝此四者得一爲誖况兼之乎姑斂師以驕其還還而後襲之可肆志焉齊師還趙季裹之遂獲晏氂

劉氏范氏世婚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王使使賜萇弘死曰微大夫之力周不及

成也雖然大夫乃與晉之叛臣晉不以為討弗敢憾大夫弘拜稽首曰君王過聽臣策九歲諸侯之力大城成周版築之下暴骨與焉以為臣僇臣死且不朽君王幸誅臣以悦盟主盟主服從諸侯嚮賓以僇臣之故臣死且不朽成武二氏始之良也宣孟文子嗣之英也奕世陪晉力軋而爭孰為叛焉如其與也以臣是悦王悦盟主盟主悦卿毋乃非漸乎夏殺關逢成殷志也商裂比干因周計也晉之從政睥睨干雉無日忘之臣聞命矣

下見安于敢以天子之命討曰首亂陪臣波及王度維是不佞與于厥辜賦柔桑之五章而死周人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公出公遂如晉將如乾侯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人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

復於竟而後逆之公至乾侯處於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公恚欲自殺曰余再辱不如死也子家子曰君有臣不能即而棄其社稷以隕越於外將辱之是取又何恚焉二國宴而懼勞師季孫虓而虞復君其快君死也如一君又不戒成其志矣退而曰二國之不為君也微哉晉伯主也齊伯之餘也政在強臣矣而又右之右國之逆以抑君不數世矣魯猶宗也晉齊之鬼不其餒而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云云君子曰史墨小人哉六卿固弁髦晉君而墨又從史之藐焉以篡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如其弱也庸非君乎冠履定分不可易也三氏爪剖墨其爲削乎

楚靈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侍者曰善哉君之

言及此也而晚君王之令慶封也則曷不念郲敖城陳城蔡不羡則曷不念其先之餒鬼日臺章華而朝諸侯夸欻而問周之鼎也君王末之念也詩云啜其泣矣嗟何及矣其君王之令日予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蔡侯曰寡人以國之貧小不能事大國而失身楚楚不若是恤其從政者虐而夷於君以詰予之瑱珮復陶三載弗克事珪鬯獲罪於先君之社稷用昧死請于大國幸哀憐之而悉率諸侯之甲徵罪

於楚唯是不腆敝賦寡人之妾與貨賄悉用從事敢辱大夫之請我先君叔不能率王訓而罹於傳書爰及嗣裔脫羈而已大路闕鞏姑洗密須之鼓唯晉是貢蔡無分寶疆埸之弗輯與歲佐蔡雖辱稱諸侯也其室猶懸磬賴大夫之力得肆志於楚有瑱珮復陶在敬用藉手吾子光輔盟主而輯綏諸侯方貢不乏私覿自卒又何求哉荀寅不悅而退

定公三年蔡侯唐侯朝於吳請伐楚吳子許之蔡侯曰

盍以辭先之夫槩王曰我蠻夷也惟力之是廷而奚辭
為伍員曰不然我與楚鬭五易世矣若麋之角於澤數
挺數絀狎為雌雄弗克有楚我直楚曲何患無辭辭以
先之武以繼之制勝之經也乃使伯嚭以師先曰天誘
楚亂不有戢也而世淫其威以逞於我寡君之命羣臣
曰毋黷武毋愎報惟是邉竟之吏脩父兄之怨能合而
不能離也且辭於寡君曰我天子之制親親賢賢犬牙
盤錯以屏王室唯楚之先靡德只而藂其鴃舌以徼惠

于我成王而稱附庸我昭王之南狩爾實包藏其禍心鳩其蟊蜮以震驚侍衞盟主有討爾又游辭而誣之水神曰以是逃罰水庶幾靡喙哉隣爾國者若鄧若弦若夔若江若黄若六若蓼若庸若麇若濮若息自一二宗室外夫孰非神明之胄而剪焉使弗祀爾有憾於陸渾而耀於雒曰楚析鉤之喙足以為九鼎乃又枚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取之城濮之役爾帥為僇邲之役爾不能具耳目

以入宗廟爾猶不省悳而睥睨其共辟以干天誅曰唐蔡二君之以好覲也爾既徵其珮與肅爽而又使嬖臣窮其副而縶之三年蔡君日夜搏頰而請寡君也曰蔡之社稷狎奪狎𢖍若童子之食且不穀之先人其不劉於楚市者幾希願得舉國而從之晉又許我長轂九百以為後勁寡君迺曰余一人不敢偝怨於楚惟王室之不競以為余恩余忝為宗盟長敢忘干掫武士十萬自鄢及郢盡敵乃止江漢諸姬以及庭堅之裔悉復厥祀

其諸大夫士非族於熊能自變夷寡君無所愛其爵遂
濟師
吴王賜伍子胥屬鏤以死子胥歎曰天乎余之無罪也
吾先君之驟王而入楚也吾君王之逞讐也而伯諸侯
則徼奚之力也使者曰不敏少不足以知大夫則竊聞
君王之緒言曰余一人敢忘大夫之勛唯細言是狥以
隮於僇抑先王之不獲正始也歿齒有隱憾焉栢舉之
役大夫暴與尸讐棘而鞭之楚人煨燼之餘勵其生者

以報死者萃怒於我我是以不獲有楚檇李之役大夫寔張皇六師不足以衛先王之指遂棄羣臣余一人以為恨語有之人臣無外絶貳也大夫以身事余而東其子於鮑氏亦庶幾異日栢舉哉余不得復事大夫矣子胥頫而吁且詫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乎三年而吳弱且亡也

晉侯會吳子于黄池爭長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

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授敵乎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吳旣反衛有惡司馬寅於簡子者曰吳有內難厥亦胥矣子為正卿以佐盟主而不張武師以懾蠻夷而先之吳旣先晉越又勝吳如其合也不更後乎宋之盟子之先武子也今子實再辱晉焉君以辱為討子將焉辟必殺司馬以悅於國簡子乃遂殺司馬寅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一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短長上二十三條

耕於齊之野者地墳得大篆竹冊一袠曰短長其文無足取其事則時時與史抵牾云按劉向叙戰國策一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書一名脩書所

謂短長者豈戰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漢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余怪其往往稱嬴項薄炎德誕而不理至謂四皓為建成侯偽飾淮陰侯母反狀乃庶幾矣因録之以佐稗官一種凡四十則

邯鄲之難楚取魏睢濊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為魏說楚威王曰臣不佞少習楚事竊以為先靈王之賢甚於先莊王也楚王作色曰先莊王雄楚者也九戰而九勝以

盟諸侯光列五覇聲到今靈王少負不諱罪爲章華臺而疆内叛之天下不哀容胡誖也曰主臣莊王之有討於宋也環城易牧者以百里築室反耕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鄭鄭亡其君肉袒牽羊以迎而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陳以夏徵舒僇鄉取一人而又弗有也恤鄰厄誅不庭汲汲乎亡燕息之間戎車屢駕地不加益以空名爲政於天下者莊王也靈王滅陳滅蔡城不羮躝朱方兵力所及亡不有也方城

外之師與方城内應而王暴縊也以實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令魏聞趙之請救而王弗與也潛師乘虛而取睢濊之間是靈王之武也臣竊以王殆賢靈王楚王曰微夫子之言殆哉請得因睢濊而媾於魏

陳軫謂楚王曰臣欲益王之地而王欲割也臣欲强王之兵而王欲削也欲收六國而宗楚而王欲失也欲抗楚以抑秦而王欲卑也夫割與削失與卑度非王欲也然而以意得之得之王之禮張儀而内寵鄭袖也

謂魏惠王曰酒有酖王食之乎曰否前郎中貌美而陽疆以備宮監乎曰惡是何言也然則酒之惡酖也為毒也宮監之惡前郎中也為其鈎滛也張儀之毒也甚於酖而其鈎滛也甚於前郎中王乃委國而事之何也

楚頃襄王獵於濠而樂也觴羣臣而命之監曰醉迺解容有來謁者曰請須臾曰毋間遂酒之敢問容何業曰臣不肖少賈而中棄之晚乃業儒見魯儒與吳賈爭也魯儒曰親重身吳賈曰否身重親魯儒曰吾聞之夫子

矣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其以身也曰以直報怨吴胥曰吾先君闔閭之有檇李役也王夫差因以夕枕薪晝茹膽而令於庭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父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越棲越句踐於會稽之臺而弗誅也為其稱臣也王句踐因以夕枕薪晝茹膽而令於庭曰句踐而忘會稽之恥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吴棲吴夫差於姑蘇之臺而弗赦也夫差報親而赦也句踐報身而弗赦也然則身重親臣未有以折也臣令者過王

之國都而知其骿謬也夫函關之留鄢郢之舉王殆以為疥癬也置之均已王面赤趣罷獵

芊八子使其豎謂張儀曰妾之有憾於惲君所悉也惟惲日夜不忘囓齕稷畀日安能頫首而事之今惲幸在遠可圖也妾欲行申生之胙而懼大臣之以遠證也惟君善謀之請以黄金千鎰為壽儀曰諾他日見昭襄王王曰惲之治蜀也庶幾理哉曰然曰惟先生之習於蜀也吾欲開其西南之地以勁楚後可乎曰不易也其西

南為羅施鬼方其人若猿猱若蠻又若倀而又最善毒粟黍之液滓於及血濡縷立死其食人有咽而死者有周月而死者有周歲而死者有三歲而死者施之食有即沸敗者有十日敗者有踰月而不敗者為蠱百狀與氛變搆是不可感而致也王曰先生何所得之曰得之蜀賈之往來能以其物貿者也居歲餘而蜀侯憚以山川之胙來致餞王將嘗之八子曰是遠餽也試而後嘗之以啖小臣小臣即斃昭襄王怒而欲誅之穰侯曰申

生可鑒也蜀之程五於曲沃矣居再旬而毒不敗肉者鮮王益怒曰蜀毒不敗肉也夫申生寃惲獨不寃使司馬錯賜之劍蜀侯惲與其夫人皆自裁而誅其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

尉文君謂趙王曰夫從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從也衡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衡也夫天下之精為從也無間而起其說於從者精為衡也無間而起其說於衡者從衡錯而傾邪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利與容逝

而害留王也且夫一辯容之任足以食百戰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可也

毛公為信陵君說魏王曰家任長然乎王曰然然則臣之鄉有火於鄰者炎焚爐簃折棼廇勢必逮及其長方醉卧不起其弟不得請而從家衆輿水柯斧而救之可乎曰可然則秦虎狼也旦夕且舉趙趙舉而包魏於膏肓之間必不已也秦甲西下軹道南陽封冀因夏水決滎宿胥之口而灌大梁東兼邯鄲之甲度白馬而與師

會大王雖欲偃然托吏民之上一日得乎信陵君以王醉之未醒乘見卒力戰破秦師而存趙以存魏也大王乃厭社稷而怨之乎王曰寡人非敢怨信陵君也不忍於死者鄙耳毛公曰晉鄙宿將也將大王十萬之衆於境日費千金而不恤也覩社稷之殆淪而次且不進也毋乃以魏為貨乎信陵君知誅貨魏者耳不知為大王將也王謝曰請徐思之次日薛公見王王曰客何來曰邯鄲見信陵君乎曰信陵君日夜悲啼思大王內責咎外

畏誅未敢東嚮也信陵之客三千人人扼腕髮立以大王薄介弟而輕社稷功思以頸血汙屬車之輪臣其一也且以大王之兵符在卧内而客取之若承蜩王謝曰敬因客迎信陵君

趙有樓煩之地贅縣入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王使使以好請而以兵繼之趙王謀於公子勝曰若何公子勝曰賄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屍富人請贖之其人需金甚多富人懇問鄧析曰安之此必無他賣矣得屍者

患之以告鄧析曰安之必無他買令秦無他買而王無他賣也秦不善策而以急來王毋拒也緩之而後要之而不失利也

孟嘗君之為燕謀齊也燕師劫騎刼破七十二城復去燕而為齊於是襄王相安平君而誓師焉孟嘗君方食客失箸不知所擇馮諼起而問曰主君殆有憂色乎孟嘗君曰微夫子言之固有請也日者吾不能事宗國顛越于位又不能備御圉之役以為都邑憂其能免於嗣

人之罰乎事秦秦吾憾也不可以再辱楚趙吾與也事之吾不忍於先君之邑而棄之又棄客也馮諼曰君何患焉吾請為君三東其客而薛席於臨淄之社而毋恐吾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三往而齊請固盟乃屬其客勝臂陽為得罪於孟嘗君者而奔齊事安平君之舍人以間謁安平君曰薛公不可赦也夫弁髦我前王之托而以齊市燕令又中立弗臣也一世縱敵數世之害也請以埽燕之勁而剪之安

平君曰謹受教因相與規兵食勝臀曰夫子之所守即墨若干仭曰四仭而不及者八之一其下豈如之上不及者三之一曰薛靖郭君之所築也加尋矣守士幾何曰燼餘也不及萬人曰薛公之所鳩者六萬家家壯男子二而皆荆楚闘士也客三千人其半劍伎客也兵法十圍而五攻今二之為兵三十六萬而可曰楚魏之來救若何曰請以白璧十雙金千鎰分而媾於二廷更請以十萬塞其救道安平君不懌曰子策之善今令吾舉

國而從事薛而猶不足也請緩之故曰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也久之馮讙乃使以二乘為秦裝也者而間行至薛曰秦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不穀欲留君以固秦之社稷而君弗察也雖然不穀不敢以怨也君誠有意乎穰侯出舍以待君之臨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乎君居有頃則使以十乘為趙裝者而至薛曰趙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日者君去趙相寡人心怦怦焉懼辱其社稷以為先生憂君幸不得志齊敢

虛介弟之位與邑以待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又以一乘爲楚裝者夜請鑰而内之與薛公室而語弗泄也乃使客董之繁菁若以姦得罪者奔而事安平君以間謁曰君知楚使之一乘夜入薛乎曰知之知楚語乎曰不知也董之繁菁曰吾得之其内侍者楚王使爲薛公曰淖齒之與其兵不反也吾不敢以恨其嗣王雖賍請因君而利焉吾欲納甲十萬於薛因子之吏士與齊故臣嚮而吾以四十萬繼之如其克也盡

淄維之東奄姑攝以為君封域也不然吾得薛為外疆以界齊江漢之瀦惟其腴都五倍薛而酬君何如薛公謝曰未敢以市我先王如其不獲成也而圖之安平君矍然起見齊王曰薛不易下也而其地楚魏之所急也孟嘗君又諸王之所急也王請得而拊之齊王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孟嘗君曰伯父先王之所師事也孤不敢以臣惟是五世之昭伯父共之孤不敢外也不腆車服太公之所拜賜於成周者也敢請為伯

仲之邦以世世夾輔齊故曰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也孟嘗君率薛之吏民而拜賜報聘者行矣乃屬故狗盜之客往而亡何安平君寘相印兵符於卧内而旦失之懸賞百戶以購孟嘗君使使敬奉安平君曰有賈於市而得者以獻為其類於君也不敢私謹以瀆下執事安平君大恐而厚禮孟嘗君使曰為我謝孟嘗君單之首領實在君所單死而已不死而不左右齊之宗社以奉事君者有如日君無恙而所不得志於單者有如

曰故曰容三往而齊請固盟也
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於長平趙大震還師秦王為王車而御之旣罷燕舍人錯曰趙不復下矣而武安君且死武安君所謂巧戰而拙勝夫以趙之存者其耄老哭子弟其孤少哭父兄厲白刃馮堅城而以故告諸侯曰秦為無道蠶食六王趙舉勢必及韓魏南收楚北歸燕而東割齊諸侯之吏士鬬亦死降亦死等死鬬什伍乎而秦之殭兵傷過半天下之為趙者五以五倍之

衆協人自救之謀而佐必死之趙當半殘之秦此猶之乎劒石也劒雖利不欽則折武安君計不勝必不行行秦王不怒而師辱不行師不辱而秦王怒臣故曰長平之役武安君為趙坑四十萬人又為四十萬人自坑以謝也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

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可伐鞠武曰淺矣昌國君之言夫謂趙不可伐者覩在趙者也謂燕不勝趙者覩在燕者也胡以不覩秦夫燕之所以緩中秦禍者趙為之屏也夫燕攻趙而不勝燕燕且為趙舉是趙失之秦而取償燕也燕攻趙即勝之是瘠趙而速秦舉也禍且鄰我即勝趙而舉之得瘠國而徹其屏亦鄰禍也且天下之能禍燕者秦也趙弗與也其稍足以支秦者齊楚之

外即趙也燕弗與也楚失鄢郢而東徙弗能軍矣齊中我濟西之役而甫復國其氣弗振矣趙又喪四十五萬於長平是三國者茅靡焉燕旦夕之為秦是憂而何有趙也燕王益怒不聽遂以有鄗代之敗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關吏閱其单輜重千有餘乘聞之昭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為王而為穰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為秦而為穰也籍太后朽骨何避乎必僇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容説曰大王亦知五霸

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遂宋襄霸而否者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行事謀筭等耳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強者何也齊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勁也釐襄之世東盡嵎夷而邑之西略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爲之滅虞滅虢滅魏滅耿滅東山之狄以大啟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之地不加闢於微封而兵不益於殷遺也然則爲晉獻齊釐襄之所遺者難而爲桓文因者易

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為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憂魏則穰侯為大王拔河内城大小六十走芒卯馘暴鳶入北宅圍大梁立責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憂韓魏則穰侯為舉武安君將而鹵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憂韓魏趙則穰侯為殲其衆華陽下鹵首十萬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服其最憂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而拔鄢鄧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軍

而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
秦之所為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為
秘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
為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
為遺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齒革悉以富咸陽
而穰侯拾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為穰侯失策
也為秦之有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然有之元二之
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庶長壯方桀時有王而無

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客休矣吾方
思之穰侯乃得良死
信陵君既促駕歸魏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印
授之信陵君發使使五國趙王曰邯鄲之圍實魏解也
且其將者又信陵君雖靡躪之餘不敢不悉發謂尉文
君以八萬人往復之楚王曰魏將信陵君矣微魏不虞
楚亦不虞亡也謂春申君俾都尉英以十萬往其韓王
燕王曰魏吾蔽也不救魏魏必亡魏亡而吾亦踵之且

又信陵君将各以五萬人往至魏郊戰有日矣公子選魏之武士奮擊四而一之得十萬人衆喜曰吾聞王戲之恃秦衆也蓋三十萬今吾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有日矣朱亥曰不然公子不覩夫羣鹿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虎鬬未有不飽虎者也羣鹿併力而負嵎以其角㔹外而尻内擨虎未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鹿也嚮者鹿猶各逞技焉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乃身請於四國帥曰唯上國之卹我

社稷而以師來也莫適為長進退之節孰為之金皷也利孰行賚不利孰行鉞也請得一人而事之諸帥曰魏師主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惟命之聽公子乃徧拜以謝為壇而令之斬一將之後期者與趙一都尉之亂行者曰與秦扞而燕以羸師嘗之佯退以亂其壁魏趙合而盡其良以堅當之楚輕兵為十覆以待戰酣而四躪之韓以谿子巨弩長戟斷其後咸如公子教遂大破王齕抑之於西河之内是時天下稱明兵法者無如公子

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子勁者也公子在吾何以得志乃進間

魏哀王謂公子無忌曰甚哉寡人之不欲事秦也然而無可以與秦勁者公子無忌曰昔者未有魏而晉師之西而格河之外也十九勝焉秦人恐而退自擯為戎不敢比數於諸侯晉恒以為權於天下有魏而秦師之東而格河之內也彼十九勝焉君王怨而退自貶為藩不敢比數於諸侯秦恒以為權於天下晉一而霸三而弱

君王能復求晉後約韓魏而臣之乎可以西郤秦南為政於齊楚魏王曰惡是何言也君晉而身事之也則不若君秦而名事之無忌曰臣固知其不可也為從之不固也君亟斷河内毋使函崤游士之軾入境而媾韓趙是一完晉也車馳金馬馳璧而南托於楚是益一晉也車馳金馬馳璧而東托於齊燕是又益一晉也三分晉而抗秦猶庶支三益晉而秦不立繼哉從衡之利害剖也請照燭然先王之君臣不察朝蘇氏而夕張儀至於

此極也臣竊怪以君王問晚矣魏王曰善

文信侯且仰藥客周甲曰徐之請隱而窺秦王死未晚也乃僂行見秦王曰臣東海之鄙人也海有龍魚服游渚豫且得之束以網罟旄柳鉤乎喉吻之間霜刄垂飛於纖鱗昜灼波盪王曰危哉賈師見而愍之脫衣以貿放乎清泠鼓鬐揚鬛倏忽變化雨澤四裔垂頷之珠報漁者乎報賈人乎王曰賈人哉容毋為隱也賈人因是以衷及鋸龍之首而擬繪龍則無異於讐漁者彼謀彼

之謀吾為吾之為而已文信侯聞之立仰藥死也
秦王既以誅二周韓剪趙魏燕代其舍人之坐文信隱
者跳之楚楚王辟客寢見曰國旦夕亡先生乃幸肯臨
之先生不以亡棄楚敢問秦王何如人也曰秦王為人
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好以禮下士金
石賞罰其大夫何如曰其大夫則刻深悍精而法於吏
將帥虓猛好謀而毅士卒則習之矣無疲數曰固也數
愈勁袒裼赴敵左提人首而肉之右挾俘鹵百厲百決

楚王瞿然曰秦其帝哉曰帝也等亡耳曰子之言秦帝也而亡何居曰王不見夫田者為狐狸鼪鼬之暴也思豹牙而貙爪者逐之貙豹因是以齮齕人思又為狻猊若駁逐之狻猊駁因是以齮齕人甚毒發矢巧中穿三尺之童得而脯餟之諸國貙豹也秦則狻猊駁也且夫王之好以禮下士金石賞罰也此欲得所為得之其蜂目長準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為安於君者而已哉其大夫佐其君得所欲為得之能無從臾君哉其士

卒袒裼赴敵左揕人首而肉之右挾俘鹵百羸百決此自欲得所為得之為安於民者而已哉楚王悅曰然則前楚亡乎曰非臣所任也臣猶之乎密肌以旦寄息者非以春秋寄息者也

荆卿為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詑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峭湄之衢而候之燕車四乘寒泉子視其使貌沈深叵測也其副悍目哆口怒而面白此骨勇者曰是為謀秦王者哉柰何投肉虎

狼之口而怨社稷也舍定間行往謁荆卿曰客何所繇事曰敝邑燕王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督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讐首獻願世世稱北藩築宫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寒泉子曰此非虞野人所任也雖然試為子籌筴之十一夫秦豺國也其君臣日夜東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今業已吞二周拚三晉郡縣之兵旦莫度易水太子為欲地之足以飽秦王而讐首之足悦乎得燕欲地焉往得太子讐首焉往為太子

計者不過曰吾遣卿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為曹沫所為反諸侯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剌殺之秦内急主而外寛諸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為曹沫要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伯之事也非所以語於反覆秦也兵以速加燕計遂已殺王秦之易王也如反掌而用兵如脱免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主語泄秦王之虓然怒也兵又速加燕加燕而社稷墟燕之子孫之無噍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鈎其蠆毒其

吻荆卿跽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欲
地讐首秦王必暫悦悦而子説之以寛燕而伐桀楚必
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購齊使悉國兵
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購匈奴悉胡騎繇五
原躪其西北以重金寶狗三晉之亡臣大夫而悉燕兵
數十萬壓之必羣起而響應夫秦重兵宿於外而内空
虚四捍不逮驟發於不虞之燕其亡秦必矣子為盗俠
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荆卿拜而請曰先生之言

金石也請毋泄也旣別謂秦舞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劫許太子而倍之是吾愛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周鼎入於泗秦皇帝制詔善游者萬人泅求之不獲盡斮死獲之以千金若萬户邑賞客有見者曰臣固能獲之臣少嘗見之錯彩如縷而色飛九州之山川民物都會怪偉具焉皇帝曰善如布式曰獲之請銷而器之皇帝曰惡爲其鼎周也如秦則折鉤之喙足矣客再拜曰

主臣陛下之欲得鼎也而不忍毁也昔者得周之故王
胡不以奉而穈之夫陛下易火德而水易王而稱皇帝
金人傀俄萬世師秦唯鼎是周令天下有以窺見其餘
夫三川之陽豈少為文武昭穆者哉秦皇帝曰敬罷容
吾不復問獲鼎
秦始皇既啗二周平六國郡縣其天下而衛之嗣君猶
稱國也朝而當奪而秦王不省也居數載丞相弗悦之
懼而輦其重以黄金百鎰白璧五雙賂中府令高而祈

存焉高謝曰始皇乳虎也弗敢攖且吾何得之丞相姑待之居無何烏倮以所畜駃騠百足橐駞十雙獻而始皇封之戎王之甌脫使比列侯以朝趙高乃通於丞相去疾斯之舍人曰上夕者按圖而不懌也曰衛蕞爾邑而尚稱君以亂我制丞相其謂何丞相恐乃上言衛故姬姓侯也令天下邑而獨衛邦令若長而獨衛君弗當宜罷君為庶人邑其地始皇讀而疑怨咈然息上柱曰丞相久不言衛而今言衛者以我封倮也謂倮賈而我

崇賂也下書切責丞相丞相久不言衛令胡言衛耶丞
相豈以身有功當封耶衛君世世為秦臣共職貢不乏
寧若六王之挾王而衛我其食封勿奪丞相以咎高高
曰非誑也上諱非其指且不私衛而私倮丞相乃悟竟
始皇世不敢言奪衛

盧生等將就坑搏膺而歎曰天乎余之無罪也余死將
詛諸孔子監者曰叱嗟生惡無罪主上既以焚孔子言
而召諸儒生乃倍孔子來見乎抑匿孔子乎倍而來不

義歷而事不忠夫仙藥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遇也而徐市等乃面相謾欺糜膏血而奉之又其以子弟殉大海諸儒從史如決流退有後言死者而無知也奚所詛死者而有知也奚以見孔子盧生霣然雪涕曰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容謂丞相斯曰相秦而有大功於天下者二人而應侯不與也曰何人也容曰商君文信侯也孝公之初紲秦於西戎弗敢稱諸侯也商君相之明法審勢開阡陌平

賦稅上首功別男女秦以富殭天下致胙三晉賔服啟秦者商君也商於之邑十五城南面稱寡人矣然而車裂於黽池之市而民不思先王之困於趙也若登豕然文信侯捐家而出之磥盎之上又挾秘而超諸公子玉麟之符剖而長有社稷令皇帝得托體焉啓秦有天下者文信侯也河南之邑十萬户號仲父矣然而服毒於巴蜀之市而民不思何者功大而多食報也功大者厭於主多食報者厭於民應侯則不然躡屩而見王綏頰

取相功不過行閒並疆不得志於天下鄭鄴而杜門蔡入而辟印沒齒之年猶飽應也今主君之功商君文信侯之功也主君之報商君文信侯之報也竊懼秦之以主君三也

齊侯建餓於共松栢之間雍門司馬聞之曰夫非君也乃走見秦皇帝曰皇帝幸哀憐齊寬之使後五國又使得比於小國諸侯其亡臣敢以故主請也皇帝弗悅曰而主塞西界不通故令兵將誅之内於共若奚問也曰

帝秦十世而誅三晉及楚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鄢郢長平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秦民十二焉齊無是也齊世世受秦好不敢以尺寸之兵加秦之鳥獸陛下獨不幸赦故王使歸骨東海乎敢以秦民之故徼惠於陛下秦王按劍而叱曰御史出之毋多言雍門司馬跳謂齊豪曰三晉與楚十世而讐秦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鄢郢長平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諸侯十九焉今其存者皆其孤也齊無是也大王以

齊民故世世受秦好臨淄之塗得以無草莽諸大夫厭粱肉獨不念松柏之間餓者齊豪曰嚮吾齊民也令秦黥首也有秦法在不果也雍門司馬仰天而歎曰悲夫大夫時平則君臣變則行路哉乃間行謁王建相抱而哭俱以餓死

子嬰當立為秦王家臣韓談見馬仰而賀因俯而吊也怪問何謂也曰始皇帝過聽廷尉言罷封建諸公子亡湯沐之奉夷於黥首二世加之過聽中車府令言十二

公子僇咸陽十公主矺死杜公子高雄經於墓盡先皇帝之遺毋得比黔首者令大王既以超賤離死拔主萬乘雖然大王為公子而不蹈非命十一也令不為公子而不蹈非命百一也夫以二世之嚴周廬若礪環衛若蝗而咸陽令兵木末而刺之若縛雞況其下者乎子嬰大憂泣曰奈何子吾身也曰無傷也彼以重勝二世者以輕敗我者也於是遂定策稱病來丞相高而與子剌之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二